

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明帝

魏紀

以華歆爲大尉歆讓位於管寧帝徵寧爲光祿大夫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寧士交友而人品不同歆爲漢臣乃委質曹氏大節已虧矣殺伏皇后之時歆以尚書令勒兵入宮壞戶發後手牽后出兼此二罪惡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安龍卧海隅世芥莫輒清風素節日益超覲其視魏帝猶敵疑然而歆乃欲以青蠅之餘薰汗身玉顧知太尉爲上公可以處寧而志於審己之不稱吁亦可惡之甚矣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且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忍付託不効以傷先帝之明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

謹讓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良如此其故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挫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亮將入寇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敵而誠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

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唱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以設督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卍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

箕谷皆多於賊而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  
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  
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  
敗矣

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爲  
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爲病在一入方且減兵省將思闕  
失引咎責已布于羣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爲道也  
若袁本初褊愷忌克疑人快己追怒諫者殺戮直士以自  
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  
以得師矣

亮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橋玄何顛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  
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  
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  
征馬超韓遂最爲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  
能有功至于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于華容道中者  
操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湏而不得度繼出斜  
谷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爲絕人乎孔明與之同  
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據已  
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於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  
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宋嘗

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子  
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  
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  
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  
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  
足以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  
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  
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  
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  
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  
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其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後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嫪漢高帝之公可爲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爲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捐芥蒂之憾忘傳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刪約漢法制新律

懷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一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



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爲糾摘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目多矣薦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鬪土而啓釁禍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頓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篡弑以國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爲使則不能以獨爲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

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者一汲黯謂不可惑以非義也  
況公卿百僚皆得守道顧理之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  
欲交侵猶雪之見現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爲  
治不在多言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也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  
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衆  
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  
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  
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遣使至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  
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

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威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會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

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秦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復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亮卒于軍中初亮言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罕衣食自有餘饒可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

陸下卒如其言

嗚呼人之羣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冬裘夏  
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已既且有家則漸廣矣既有宗族  
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爲制民之產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  
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於飢寒闕匱則止矣自百姓等而  
上之至於天子不爲不貴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  
制度品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爲先節  
適爲貴使俗無奢靡之尚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  
迹旣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以告梁  
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殺而猶未廢也孰能不待文王而  
自興三代之美教乎欲革失俗振頹波非一士躬行所能  
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耳故范宣子諱則其下皆  
諱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爲

盜亦不爲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縱不外取全蜀之富皆可以充物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効也或者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廩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賂寶貨四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如榮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

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之貪尚歉歉然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己並世而侵己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爲富貴可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已夫惟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受害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申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餓隸之患故莽冀等既誅或斥賣家財幾十萬萬免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舌此其効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爲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効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盍以

武侯為殄武乎夫武侯平生大致巖巖具在而或者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為卧龍而已此詩人務為勝語非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殂

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即而弒也而欲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逼矣弒莫慘於問匕首為下甄后雖母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怨然父之所立也伸母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為史者書曰帝弒其母皇太后郭氏則罪著矣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則不待貶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



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爲後古今之通誼非所當隱也不  
隱則可責以爲人後之義而禮義明隱之則父子之心有  
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祕審其事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  
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  
知其爲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而無他心  
矣有如不肖必將致厚任城愈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康王  
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  
及齊侯呂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釗于南門之外猶以  
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泯其所自出以寵之  
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詔視不誤然芳之體貌素輕  
不繫民望易於傾搖無本以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才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偽爲哉魏武之父  
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  
則魏武之姓旣非曹亦非夏侯而高堂隆乃請以虞爲祖  
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  
而已夏桀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  
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旣不可知爲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  
君修德行仁可也必曲爲之說本以爲榮祇足取笑何隆  
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  
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久之不決  
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  
是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  
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  
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  
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與唐虞考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夏  
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羨後世莫能及焉何獨  
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氏泝流窮源以謂求諸  
毀譽覈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  
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爲而致所以能  
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說使爲君臣者知所趨避猶  
麻幾焉全直以公明爲羨而無去邪私開暗蔽之術是猶

10  
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  
誠能清心寡欲無為於上使百官奉行成憲不得興作於  
下徭役必令輕賦歛必令薄行之三年吏當稱其職民當  
安其業益務選進賢德列于有位汰吏貪之冗者則百姓  
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遇  
汲於考績愚固知其為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皆  
以督促金穀為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為  
之蠲稅則譏訶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今徵索足數而後已  
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勾稽沮難行下報上至  
于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甚猶善於措克既足上官之欲  
又肥其家薦舉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對而上不知論訴  
成獄而卒無事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

同風此又非屬魏崔林社怨傳報之所得知然則世敵愈深將奈何哉

邵陵厲公

魏紀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惇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皓皓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禕薦陳祗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怨允曰深

劉禪得眾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斬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赦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

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天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按其實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為有益乎為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為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豈可盡宥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為偏枯者此也若曰

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  
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爲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  
以赦爲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  
而不爲之除籍或爲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  
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  
一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  
則曰歲天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  
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給我耳此又偏  
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爲  
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  
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宄爲  
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恃



有來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遷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  
寇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  
究閭里怵於亂賊喑鳴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  
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  
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  
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况黨人無罪而願忠於  
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  
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  
不爲人所摔擊曳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表紹倚之曹  
操廢之獻帝爲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爲所弑而不得赦二  
皇子爲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  
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親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

法則雖曠歲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寬之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况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爲尊豈非人臣  
所祈向願望之極地歟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  
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品才不能稱尚爲  
人所指目况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爲三公能以此  
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爲三  
公挈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爲三公調適  
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僭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爲三公克  
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  
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翳以附中官而爲司空  
張顥以中常侍第而爲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爲司  
徒董卓田令孜龔澄樞以專橫凶恣而爲太師又何足貴  
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邈亦何忝

於三公而邈辭之固守之篤清規遠識顯映今古其視何  
晏占筮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豈直九牛毛哉在漢得  
一人不願為宰相者曰孔霸在魏得一人不願為三公者  
曰徐邈斯二人者真百世之師歟

何晏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死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  
其人蓋以況已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  
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為玄談以  
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於虛無幽渺不涉世用  
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凶悔之地其失本於人自

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人也何晏熟於易之文矣不會理於心故勸曹爽勿以權與人非易也欲爲吏部尚書而奪盧毓之位非易也既得要路違忤者罷退附會者升進非易也與大將軍縱酒窟室非易也爲人情近而無誠內躁而好辯非易也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非易也要管轄作卦欲爲三公非易也動與易違乃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爲鬼幽此正猶桓範責曹爽何以讀書爲者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弃躬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也昔人云王衍清談之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固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爲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

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  
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  
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鉤性命曰如是而仁  
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  
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文  
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役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  
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  
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  
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  
熙寧元豐之政變華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爲因循不足  
法以君子爲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  
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葦出東方人心震恐則

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歛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鷖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爲侈疾士大夫異已則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効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未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爲莊老

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晏  
衍者豈虛云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大傅之旨不過免  
官而已爽誅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  
而卒

蔣景侯可謂有耻矣司馬誅爽未爲非也濟與爽  
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爲懿所給耳自  
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  
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  
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  
有焉

吳潘夫人有寵生子亮吳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



羣臣固諫吳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爲庶人王昶  
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帝  
從之大敗吳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衆者也吳主已老  
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衆斬將覆軍  
而全吳之亡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  
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太帝嘗言  
讀書大有利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吾必  
謂之未嘗讀也

王昶母立儉兵敗走朝議欲貶之大將軍師曰此我  
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太求勅并州并力討胡  
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維州之責人皆愧悅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  
儀而爲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  
而有益於師者當歛容致謝克已下教則庶乎孔  
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已而殺之此失豈可追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  
敗歸已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  
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  
不以實告師怒殺豐

李豐爲中書令帝數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  
豐當柰何疏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者  
也度帝可輔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

踈之形况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  
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祇自族  
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  
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獻  
款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徒樂浪未  
至道死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八  
柄在己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  
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  
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已忌之  
許允嘗摠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足以病師矣

而帝引以自近執別歛歛是將何爲哉乃所以促  
允之誅而速己之廢耳

高貴鄉公

魏紀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常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  
少康爲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象曰君  
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  
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  
以少康爲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之心  
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聞之  
耶何其褊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岱不復聞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爲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居以位自賢以恩自居則望報効之勤以位自賢則責受教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而官爵祿利之吾貴塞矣相忘而已矣孰有齒長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呂岱者哉自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罪若主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具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琳輔政大怒表薦滕胤  
爲丞相琳以胤爲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誅琳兵敗胤夷  
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耻爲叛臣遂自殺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宰輔不當非外  
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可  
也被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  
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  
之說乎

司馬昭初東政長史賈充見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  
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  
稷輸人

君子貴常德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願商得

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人主大無道天弃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必不欲扶持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爲竒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爲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爲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皆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爲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爲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周公戒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

漢龔周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

聞之無患者常多慢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  
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衆勾踐如衆以弱整強此  
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勾踐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  
而不取故孔子稱其事教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  
儒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陬則  
日出桀之不意文王既脫箕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  
又曰蜀當是時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  
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事征伐國于岐山化行江漢  
烏在其爲弱也使紂興兵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青劉禪  
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跋鼈也

吳孫琳專擅權勢殺戮功臣吳主謀誅之語卅琳廢吳主爲



會稽王以吳主罪播告遠近尚書栢彞不肯署名琳怒殺之  
吳主被廢彞不能救徒死何益乎曰食焉不避其難人臣  
之義也居高位享厚祿躬見其君盛予強臣既不能救又  
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霍光廢昏立明猶有言其罪者  
而朝廷加肅况君欲治吾罪而報之者耶若彞可謂不求  
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魏紀

譙郡魏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任俠山濤為吏部郎薦  
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濤濤武昭聞而怒以  
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薄濤武是以濤武為弑君  
奪國與己同也不然是以己為順天應人與濤武一也濤

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正誥以訓後世真順天應人矣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炎代璜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者則其濫殺無罪又奚善矣不知康虛名無實非能爲卧龍者昭疑之過也

任城魏舒少遲鈍質朴不爲鄉里所重舒亦不爲故屬之事司馬昭辟爲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與廢大事人莫能言者舒徐籌之多出羣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襮其質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獨爲司馬昭籌與廢大事是贊昭篡奪而已其所議多出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言之其亦曹操之畫昭乎

大舉伐漢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譙怒曰若禍敗將  
及當父子君臣皆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  
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譙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  
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為臣虜是徐  
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負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既破蜀頌自矜伐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  
所主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焉之謂欲想而度之之  
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之謂念能其事之謂才  
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皆由  
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為之謂天矜伐者量不足也君子常

語量矣引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及  
破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稟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  
君之有量者漢高爲冠人臣之有量者子房孔明爲首自  
餘尚多有之高祖由亭長爲帝自監明成卒見之如舊終  
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  
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  
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揜矣故  
質稟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浚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  
廓之之道以識爲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  
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爲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從速

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弑曹髦而猶立元帝者蓋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黃鵠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蓋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帝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歎歎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擅魏孚爲上公興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

乎文獻敬每值君父大難多事以泣涕悲哀眩惑觀聽實則  
安據高位常都寵榮至于沒身又令斂以素棺時服若初  
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  
未嘗與謀若乎者可謂敢為大言絕行以欺世盜名姦人  
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武帝上

晉紀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  
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  
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已有此變及帝將崩前一年  
又有之愍懷西駕銅駝荆棘司馬之錄訖于長安江表雖  
興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  
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  
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  
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拜讓不以爲異孝誠雖  
顯忠節遂隳無乃質羨而學未足乎故成材莫大乎學石  
苞賈充王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磨礱焉欲日月爲俄  
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即晝夜寒暑之差以者也  
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桓靈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  
兵資曹操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統而不

能傳三世窺觀觀之人每每生於恬安不戒之日而人  
主鮮能悟也晉武帝方且大封同姓以隆基業而夷狄姦  
豪已如癰疽伏於背脅劉猛先叛劉淵繼焉左部酋帥是  
時吳猶未平也而亡晉者乃匈奴焉竊跡前世無不然者  
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修德政固結民心則可  
祈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  
則早墜厥命爾

孫州刺史石鑒空擊袁虛張首級遣歸鄉里終身不用

為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道固矣昔國淵上首級無  
虛數曹操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者欲以大武功  
聳民聽也封域之內有叛逆而克之淵猶以為耻也操善  
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充國生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



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設得足以動人者借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幾千明年戰則露布曰禽獲幾萬或自相蹂踐或墮崖擠水不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聳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日弊甲地日蹙乙之強盛自如也彼奏功上狀者又偃然受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薄君臣知之以爲兵家常態而不治其亦聞晉武之黜石鑿乎試欲効之則曰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泮然散矣晉武平吳未嘗以無石鑿而闕事也此可以爲御將之法也尚書令賈充巧詭與太尉荀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統相黨爰朝野惡之

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精多在宣景又王之世至武帝卽

位爲公輔與大政者蓋鮮賢材矣而賈充親曾弒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紇荀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收納充女爲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于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種兵相屠者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

帝問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充姦邪爲言帝出充都督秦涼公卿饒於夕陽亭充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而制於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

請言之初帝將納衛瑾女為太子妃充妻賂左右使后詭帝  
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  
醜而短黑后固請曷與荀顛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  
帝遂從之留充居舊任

謂賢為不肖是為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  
蔽則言者行矣謂醜為都黔為哲此不必以心見也目亦  
了之矣自有障翳則罔者信矣晉武無目病欲為其子娶  
賢種而腹心之臣欺之謂醜為都黔為哲太子納婦武帝  
見其不然亦可悟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  
方又可用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顛曷所居官  
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即大位委以幾要遽有叛心交附邪  
臣相與罔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己亦何利焉其

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表為司空表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願為之志至或交  
結中宦如劉蕡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張溫而得之者  
或納約宮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  
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表亦  
無大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充馮統之徒締  
交迷罔耻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為貪位慕祿進而  
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人執反理  
之辭士狂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賢邪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人未之察言也邵何以

得此啟問。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

也。即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

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則曰聖人以百姓為窮。狗然後

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頽。哲人萎。乃韓忠

獻堯謝之應。慈出東南。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

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為人

牧者。不必論委災傷之事。目孔子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

于學宮。而解釋季斯小篆。以為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

諫正士。咸廢遂之。而擬諸聖。說難任人。禁邦誣。祖

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為因循之政。不足法焉。麻王歷事

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

能必於行政。未可非也。所謂反理之評說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刻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單行吳境刈穀爲糧必計數饋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屈也各保分界無求小利吳主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勦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矣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大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

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祐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  
祐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乎於下而蔑其君仁  
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祐當日以此得吳  
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  
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爲矣六一居士評羊社襄陽去思之  
美曰元凱以其功報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爲道夫慈  
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祐之心誠非爲私况以大晉  
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吳人  
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爲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  
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社之事正  
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帝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人之大倫有常有變雖曰賢者守常聖人盡變然當事之  
危疑難處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雖不能盡變亦必  
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是也昔者  
帝乙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爲無道帝  
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歟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  
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爲無道  
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  
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適變苟有知子之明  
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爲可以保  
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  
則不待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  
紂則成湯配天豈享亡國而不爲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



也此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期約者寧復正其宗社祝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是以為禮乎東之不慧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廢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適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閭閻晉室不遐實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為君思之矣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應命

嵇紹處已之失由山公詰之者非也昔舜勉死崇伯而禹事舜為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觀之子尚不敢以殛其父為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謂天下咸服如紹者終身不仕晉室如玉哀可也為人謀而不盡其道使人忘父之

然而從於祿仕之利山濤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  
猶有消息而況人乎者又非康紹父子義類之所存紹聞  
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釋怨之萌而會逢濤  
言之適感

邵陵厲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舁  
疾不出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  
於所寢之車

或評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  
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  
愚觀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久而益確寢所乘車即疾不  
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心苟不仁又安能不為粲奇乎

羊枯請代吳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  
為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  
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  
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兼惠苟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為晉  
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為無道驕奢殘虐以慕  
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謀我者  
豈徒慮無遺策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豈容其不慮  
卒然有變於海濱哉智臣願効其謀勇臣願効其力必至  
於席卷湯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  
太僕曰晉書謂過度奉養如人主及卒博士秦秀議謹設  
上多矣莫大曰謹怙亂肆行曰唯宜謚醜公帝筆謚等

謚者合天下之公非所賞私秦秀議曾當矣而帝以策改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爲哉且人君而謚其臣以美稱者亦施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勅破公議易臣下惡謚則爲人臣者豈當加惡謚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道盡隳私意是用君臣諛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貽天下後世之譏誚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亂肆行有司謚曰謬醜而帝策謚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皎然則改之者何益哉於賈充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爲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下不除淵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太晉方以信懷殊俗乃用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漢高祖撫具王渾曰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非汝乎漢初封未反雖有反相非其罪也何  
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反而已劉淵為任子無罪可書  
齊王攸遽請殺之是以猜虐甚帝也于時之論攸不逮王  
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羨為濫刑以晉武  
不殺劉淵唐明皇不殺安祿山為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  
當矣論明皇則失之祿山為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元龜  
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為比明皇不從是失刑  
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心哉

大舉伐吳吳丞相張悌督戰吳師敗副軍師諸葛靚先遁謂  
悌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  
賢如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遂死之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豈與茲邪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羨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爲友讎疾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為耻其視張悌相去豈直蝸蟻轉之與蘇合哉

具至皓降在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千三萬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兵又倍之以力而論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強而心既盡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國之制御夷狄聖哲之折伏姦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即項

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奭無目而戰勝攻取以小揆大何往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覩之苟爲不然靈者憤憤則奔賢保彘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爲臣虜也可不畏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強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無是命宰相雖欲賞慶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濬何爲

有真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如天無所適莫非大無道惡莠忠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竊攘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變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主莽以來所由一道王濬非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武帝下

晉紀

太康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常并園立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間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況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雖昭克廣前烈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法制不修風俗奢頹而禮度未立自宣景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策略之人陛下當翼翼深

思衆建賢德履之損益大政爲國遠圖而平身已還志意  
驕侈不遜聲色異乎成湯警戒無虞未同舜帝臣恐禍發  
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  
帝矣而顧舉責官畜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  
秀議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爲善者心也爲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爲惡言之則從危  
而蔽其微故二也自其爲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  
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焉彼小人爲不善非以不善之  
誠善也爲善而不獲利爲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  
自克而已矣己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爲善非

惡善道也惡爲之者之或勝爲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弒高貴鄉公出齊王收納女東宮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兇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蠹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爲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官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衣位上公端慄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爲善之榮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爲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爲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愛謚傳其傳終不能弭弒逆誦邪之行其謚終不能  
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謚曰  
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  
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  
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  
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  
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  
矣帝以爲然

甚哉小人之善讒也以無爲有以是爲非則聽者或覺矣  
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譽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遣之就  
國舉朝必以爲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蓋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彼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勗之徒而意思其弟故背文明之託不以爲難虧友于之義不以爲歎而三護所譖如水入水也夫譖人何世無之惟來譖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爲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以才祐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祐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祐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統荀勗所憎而節不爲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熟於左氏傳善用

兵矣而不聞部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  
東鄙之三十邑紀獻玉罄幣錦如璣及晉卿始禍樂祁且  
執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廢正敗  
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  
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辭失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  
其辭深矣

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統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  
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婿也充何爲惡之如是庾純嘗面斥充  
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  
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統則以巧譎素爲  
攸所惡也荀馮既媚奉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憂侯

獻立德... 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子也  
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彼既死讒夫可以已  
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為馮統所抑為之收淚間絕天  
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蒼青蠅巷伯巧  
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予以見雖大  
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為害也

### 太廟毀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折於久而  
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  
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  
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  
魏故廟然非有雨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

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徵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儆戒亦迫矣人君宜素履矣  
隋貴已修德大臣宜爲國長慮革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誦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勤天之命屢黍稷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通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當知也既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况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纔是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者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猶侍中楊政侍疾因輒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帝小間知之正色謂政曰何得便爾乃公中書作詔以汝

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職從中書借詔觀  
之得便戴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駁輔政帝領之

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  
後大計遂至國奔廢盡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中  
庸曰事豫則在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  
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如  
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爲人藏  
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暗目瞠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  
者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晉紀

賈后爲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  
事之又欲預政爲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

漢王莽誅南王九誅殿三王來朝謀賊誅反殺殿中大臣其  
筆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駿既誅賈后譏羣臣  
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募將士同惡相濟  
自絕于天宜廢為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今黨其所  
親為不母於聖世宜貶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  
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  
於是有司請如愷議廢為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母於  
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初無  
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蹙迫而死太后  
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折免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  
母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豈可華不復

切諫依何誠懇除附庸后而庸奴其君不待式乾之事已  
當終極不得終矣

詔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尚書事時東安王繇專  
擅朝政亮免之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就國未  
決瑋自縊於實居諫亮瓘謀廢立后素怨瑋且患二公執政  
已不得專亮帝作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  
宜詔免之瑋欲因此復怨遂勸兵收亮瓘皆殺之

東帝昏庸廢事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  
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繇裁須一詔則建  
遠矣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  
氏如反手庸乃遲疑不果使燕人徐書許謀內交賈氏反  
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伯夷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矧此而失之則漢末劉謙學議相標榜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管人尚清談以虛無爲宗則尤不得其當何足謂司馬子元爲幾謂夏侯泰初爲深而自以爲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田園徧天下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嘗鑽其核烏在其能簡爲三公無所建明異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烏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  
 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  
 言有失立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  
 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  
 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有事有迹  
 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  
 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  
 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  
 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且有則有  
 烏能強之使無且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  
 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

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下。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

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壞大臣計安宗廟廢孽后以全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况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又誘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爲罪而欲廢之張華爲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爲保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太康元年三月尉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字建勳華遂在華曰天道遠不如龍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傲懼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白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哉以愚觀之華蓋效人爾以文學才諳早得時名及致位公台耽於榮貴密結曹后以固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譽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勝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乎叔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台廢為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修數賈后廢弒皇太后無婦之道讒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弃祖宗所絕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槍攘舍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華帝為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眾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悅矣楊駿初秉大權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關內侯所以求媚於眾

也而何舉非之及駭被攻圍無益於馬既之迷可馬非論  
誅駭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傳咸非之及亮被  
攻圍無救於登墻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  
爲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  
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子錢印不足以  
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  
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  
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  
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同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  
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  
同爲大司徒穎爲大將軍並賜九錫顥爲大尉乂爲大將軍

世建爵為王敬說同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盧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同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外失望舉歸於穎於是顯表同罪狀約穎歆又及范陽王虓同討之又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同城中大戰三日同敗夷三族

同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巨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為之副選建賢材更董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顯歆虓又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卹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為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給猶且未悟方欲又

東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諫者遠直諫者  
誅仗義之功反成罪釁以數十萬眾爲百餘人所禽遂使  
獻全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荆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  
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治一國  
者當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  
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寔見酬報詔從之弘  
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褊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施  
置捨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爲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  
給足百姓愛悅何効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  
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

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効抑夏  
侯陟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廡仕爲己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  
是凡爲族黨者靡不賢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  
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斥翊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允遂圖之允  
未及舉爲虜所殺而回召顓顓合兵同起又遂誅回越尋  
除又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  
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不足則不能行矣  
越復討顓顓自不振越又討顓顓亦不支顓顓皆死越專  
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

縱酒殖貨胡寇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穎顯允賢  
度同賢於穎顯允又賢於同越賢於此其人品之  
七王既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  
為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  
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  
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為弘語縱橫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  
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  
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下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  
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  
一形人見其自私而按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為

善矣況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妬人之美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巍然竊取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  
荆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爲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英雄豪傑不敢前窺覲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黠蟻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既卑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冀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生異意媚之者大心不忌憐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風示羣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如恭卓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陶侃以運甓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甓擊官賊何爲



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爲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舡爲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攣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中人固滯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爲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麪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

無爭寵之讎近侍無矯虔之衆諸王交關各已表謝楚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卑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屠各羯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狂瀾既倒若聖哲馳駕未知濟否然帝親臨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事殊猶之網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竊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斂

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亂是則政也其果能乎

琅琊王睿頗以酒廢事主導以爲言睿引觴覆之遂不復飲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戒羣飲彛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怨以異端之禁則否也士而能上者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而不飲惟晉元爲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飲者之於酒其夫多欲者之於色也而況人君口備味耳備聲體備遊逸情備便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孰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聞

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  
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族  
弟敦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處而吾  
居中足為三窟矣

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陳  
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  
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  
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  
者當東床幽廢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又  
為三公所屢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贊  
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為遠論欲欺石勒  
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為害

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荀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藩衛本朝此爲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荀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熨王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摠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諂邪之計爲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

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圖大業矣晉之未亡惟越是賴越之未破惟晞是倚晞叛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為則其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是其整整也夫劉盛匈奴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為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

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舉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美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已召之馥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已以霍光之忠尚不免此又况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已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己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所不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攻周馥於壽春馥眾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都紆寇  
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己  
徼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匡  
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在馥之右耶良以睿得鎮建康  
出東海之意而馥得罪於東海故睿亦怒之此可謂報復  
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為明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多諫之  
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  
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

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睿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  
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



今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蓋亦省已所闕益修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專事威力曾未解月喪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容而其失於是為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勳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不得見而復見其恩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為

可也爲母而屈無所不可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視弃天下如弊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  
母爲恩勒豈禽獸與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  
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爲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  
高分羹之言奈何曰煦煦之徒固有非之以爲不仁者矣  
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歟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自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  
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  
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殘忍其  
罪多矣勒若有苟道將一見按法行辟非爲虐也乃使長  
惡不悛至令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頴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白望而後事竇淳  
競驅馳互相薦薦加以莊老之位傾惑朝廷王職不御法物  
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  
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  
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頴之言及他日能遠之三諫此為  
大夫是後亦無復為頴進覈實剴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  
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技藝雖不習老莊亦  
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  
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  
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孟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

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襄亂之臣襄亂之政襄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略為舊習所牽為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邪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為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惠耶

漢相劉殷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為優耳

殷議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

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懷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匡救雖不可於衆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必求屏處而後諫耶況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待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係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略奏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爭之正法也若殺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或曰殺納二女四孫爲貴人

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大傳景嘗答劉聰之問謂  
毅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毅慮此審  
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毅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  
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  
爲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之奉戴如  
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面  
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  
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如  
日月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懿有知羞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

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為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比為  
天地稱為父母北面浚使拜其塵尾雖沒驕暴即墮計中  
然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晉紀

漢天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大半帝泣曰  
今窮厄如此當忍耻以活七民乃乘羊車肉袒銜璧與觀詣  
軍門降

于賓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采拔世  
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  
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  
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事報長理不可

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并吞厲將東虜純尚智力未及平定而杜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耳矣西漢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興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弑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旣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賄賂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



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為魏上將征伐四克意  
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為篡  
逆逮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皇后  
太子囚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  
清劭過慝不彰而為劉漢所禽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  
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敗帝僅得虛名服廩不給荐被圍  
困輿攬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墮  
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逞狙詐怙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  
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剪命胡虜如反覆手其事好  
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妾心逆節曾不是懲方且  
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為迂闊也則亦未如  
之何矣

丞相春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  
征以漕運替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  
上咸以爲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  
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  
者亦可矣邴邴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已揚州  
之惠固自以建鄴爲邴邴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眷以  
方定江東爲辭祖述說以恢復著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  
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  
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備時  
猴釋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  
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

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乃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  
遠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  
而重歎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  
王導爲蕃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  
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睿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廢帝適及七  
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  
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地通而生元帝不可誣  
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

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  
冒續晉宗雖曰帝曹司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  
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  
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  
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  
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譬鯨無狀舜  
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羨之然冒  
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  
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識也

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主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  
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  
旨出爲新安守

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讓之文以羨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立露此與前者擢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琅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偽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勅八部從事行楊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專稱善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此俟赤子可耳為民上者

致是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臧而不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柸，羣爲末柸所得，因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賚羣書，約琨爲內應，書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殺之。

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淵聰啓旱，西石鵠營于北瑤，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瑯邪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井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

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願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環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粲即位事決於大司空斬準準有異志先令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不然則聖人內華而外夷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爲中國之事

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賊  
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  
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爲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  
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  
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  
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  
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  
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爲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  
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弑主而立規有大器逞  
其兵力蹀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滯汙薰染河華斬  
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爲昏極之  
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禍及



父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為謹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為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勣患杜魯難制謂周訪曰若禽魯曾當相論為荆州訪計曾殺之而勣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為荆州刺史勣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勣曰荆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勣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荆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讒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勣安得而過之勣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匡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荆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

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  
自隳軍政乎如此彭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  
孫策勢不之監又為郭舒諂言所惑自有諾責其失士而  
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  
誅因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  
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  
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應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  
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  
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  
生路何為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

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吾用斯所以舉大物而易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玉韞而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略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爲吾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乏使之數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蕃南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述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稚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非述

比也琨託足望塵逖無所附屬琨北圖并土逖避地淮泗  
琨結好猗廬段匹礪逖開說元帝開拓中原琨驕豪喜臺  
伎殺諫者逖與將士同甘苦克已務協琨短於撫御降人  
輒復去逖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逖  
屯雍丘遠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逖恩信亶于河  
北威聲聳乎後趙琨不及逖遠以甚矣使元帝有克復舊  
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掾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  
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  
元帝旣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具士以虛  
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怏勳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  
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譏逖聞難起舞幸夫步之  
多艱是何言歟

王莽搆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乃協爲腹心稍抑王氏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忌恃強而衆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刀劉二人爲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言庶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跋扈前却矣而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

赤烏凡几所以爲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王者也導獨不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語怨望譴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承爲湘州刺史

王敦近處肘腋欲爲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承以湘州爲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略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爲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魄其中陰熾陽臣掩君也其隗協爲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璞乃以繁無所

致請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害夫  
既用其言改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卿掠  
下者皆幾有廢弑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候家淫而不  
誦君子不貴惟以正理揆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  
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具士  
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  
其懷安聞王勳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勳  
聞逖死益無忌憚

祖士稚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  
才也惟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荆棘  
收河南地言既售力亦勤而績效著矣戴淵可與共事同

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  
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  
哉又况王新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稚知內  
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息而不敢動  
如其妄舉不忘技驢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為賢  
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  
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  
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用兵者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糜穀米也儻以石勒為  
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重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  
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推諸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軍



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  
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愚未知  
其說也

王敦反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顛顧  
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  
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顛戴淵當登三司導不荅又曰若不  
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  
遂殺之後導料檢中書見顛救己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  
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平時會當有變此崔琰  
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愛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此

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懇懇之時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敦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自擊習熟以爲常事也使敦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于中原

與劉琨祖逖李矩郝鑿之徒擠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  
迎帝北歸巍巍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為叛臣其  
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劫脅之吾獨無臣子將佐  
部曲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裹屍無復哀  
戚宜王應之為此也

明帝

晉紀

專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魯僖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  
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為常典能  
矯制私情祈合正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荀氏呼為建  
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  
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

也苟氏可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  
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  
主稚請討之雄遣稚兄瑒與稚出白水李壽及瑒弟玠出陰  
平以擊難敵稚瑒敗死瑒有才望雄方欲以爲嗣聞其死不  
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  
係顧愛賄賂爲敵所給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  
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眞能敗人國家也耶非  
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躬廉賤貨然  
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美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懇之請爲左司馬嶠乃諂致勤敬

深結錢鳳會丹陽丑闕。孰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  
嶠偽辭之。孰遂表嶠。嶠恐。去為鳳所聞。因孰餞別。嶠起行。  
酒至。鳳未及飲。嶠捧醉以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  
人。温太真親酌而不敢飲。孰以為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孰  
曰：嶠未可信也。孰曰：太真醉中小失。何遽相讒。嶠至建康。盡  
以孰謀告帝。孰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  
拔其舌。

一 太真擊錢鳳。情墜。高歡致賀。拔允函折其能。相類。其情同。  
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強。温嶠欲圖逆臣。  
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之舉。為可嘉。而高宏拳口之事。不足  
取也。或曰：温嶠既知王敦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  
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郗鑒藥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  
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真擊錢鳳君子之術也  
高歡敗賀拔充小人之術也

王粲病死帝令沈植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  
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  
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粲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幡然改圖  
或襲擊粲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  
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  
乃迷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  
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  
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粲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為佐

命元以充不利此何為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為晉司空  
之榮乎

沈充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  
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  
及今觀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  
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  
毋待之不至深以為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為之變可  
以為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為耶將匿  
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  
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  
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為之耶苟為

不然非惟爲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如何也  
贈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卞壹曰札守  
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曰方躬惡逆未彰臣亦不悟  
非獨札也札旣以身許國尋取袁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  
鑒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  
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卞壹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躬再舉導與  
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  
然則躬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蒂于中史  
氏美其善處廢興任其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  
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  
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



耶

文正書院藏書